

故事

老陈故事

唇印

□刘建超



李小明 绘

周正,男性,人长得周周正正,穿戴大方得体,说话不紧不慢,办事不急不躁,在单位说重要不重要,说不重要也离不了的部门当个主任。周正的单位在老街是个实权“衙门”,每天迎来送往的事很多,接触各阶层的人也多。周正在部门待人接物周到随和,与单位各部门的关系也很融洽,在单位内外都有着极好的口碑。

周正的工作能力,人人眼里都有杆秤,每年的先进都少不了他。奇怪的是,几年来,单位提拔了不少干部,几乎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得到了升迁的机会,只有周正在原地踏步。周正是不太在乎的。周正的处世格言是“三好”:工作好,身体好,家庭好。工作好自不必说,身体好是周正最得意的。上中学时,周正学过体操,上大学时,周正是学校游泳队的,健壮的体魄倾倒了不少窈窕淑女。周正的妻子就是当年的大学校花,在一次校运动会上,周正百米自由泳得了冠军,校花给周正送了鲜花。毕业后,校花就成了周正的贤内助。双休日,周正一家三口外出游玩时,总是能吸引许多路人的目光。

周正没有不良嗜好,不抽烟,不喝酒,不打牌。即便在官场上的一些应酬,周正也能做到洁身自好。年终,单位的头儿带着全体中层干部在酒店聚餐,喝得晕晕乎乎,便去洗脚城泡脚。一双大大脚泡到木盆里时,只有周正纹丝不动,说皮肤过敏,经不起泡。周正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等大伙都泡完了,捏完了,周正也跟着一起走。周正明显感觉到大伙不爱搭理他了,单位的头儿在与大家分手时,唯独没有与周正握手,以后再有什么集体活动,也没人通知周正了。

这还不是最糟的。情人节那天,周正和妻子到他们曾经约会的洛浦公园情侣岛重温旧梦,叙说当年,不知不觉中已过了午夜。两人沿着河堤往回走,在幽静的林阴道上,碰上一对相拥的情侣。擦肩而过的时候,周正无意间扫了一眼,正巧那对情侣中的男人也抬眼看了一下周正,瞬间对视后,两人连忙都扭过头。周正的身子一颤,手心沁出了汗,湿漉漉的。妻子觉察出了异样,忙问,怎么了,你?周正攥着妻子的手不说话,回到家里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妻子问,到底怎么了?周

正说,刚才碰到的那男的是单位的头儿。妻子说,碰到头儿有啥紧张的。周正说,问题是头儿搂着的女人不是头儿的老婆。妻子的手也开始出汗了,坏了,那你不是探到人家的隐私了吗?我说咱晚上不出去吧,你偏要去回顾浪漫,这下可好,把人家的浪漫事给“回顾”出来了吧。周正浑身不自在,平生第一次失眠了。

周正在以后的日子里心情竟然无法平静了,尤其是每次碰到单位的头儿,他就手心出汗,像是欠了人家钱似的。头儿开会只要在讲话中口气严厉地说某件事,周正就觉得头儿是在敲打自己呢。无论在什么场合,周正绝对不开男女之间的玩笑,也不参与此类话题。周正第一次感觉到,人活在世上,还真有累的时候。

周正病了,查不出原因,反正是浑身不舒服。妻子找来周正大学时最好的朋友陪他聊天。朋友听了周正的烦恼,说,你有没有啥把柄在单位头儿的手里?周正坚定地摇摇头,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。朋友拍拍周正的肩膀,说,老朋友,水至清则无鱼啊,你怎么能不给领导留点把柄呢?

周正扭扭捏捏地找到单位的头儿请假,说一个大学时的朋友来了,想请个假陪朋友转转。头儿看着周正的表情,神秘地说,是个女朋友吧!周正红着脸点点头。头儿说,去吧去吧,好好玩玩,叙叙旧情啊。周正走了,回到家蒙头大睡。睡足了觉,周正让妻子抹上口红,在自己的腮部留下了唇印。周正到单位,找到头儿说,远道来的朋友玩得尽兴,还想多呆几天,能不能再请一天假。头儿的眼睛扫到了周正脸上的那个红唇印,兴奋地说,好哇,周正,老实交代,是不是和女朋友旧情复燃?这证据都留在脸上了。周正慌忙掏出手绢在腮帮子上胡乱擦擦。头儿哈哈大笑,眼泪都出来了。周正说,头儿,这纯属意外,您可千万别对我老婆说。头儿摆摆手,说,男人嘛,哪能没有点儿风花雪月。好,给你两天假,痛快地玩去吧。

周正和头儿的关系空前滑润。不久就有小道消息说,周正要被提拔,组织上正在考察呢。头儿说的,肯定错不了。

凡人故事

书疯子

□笑笑嘛

老陈其实不算老,但老陈在小城很有名,因为他爱收藏旧书。

老陈对旧书的痴迷程度,寻常人根本想象不到。老陈可以一天不吃不喝,但不能一天不逛旧书摊;老陈可以没有老婆孩子,但不能没有旧书……时间久了,老陈就得了个“书疯子”的绰号。

旧书收藏热尚未兴起时,老陈就开始收藏旧书了。他每天都要到小城的几家旧书摊逛几圈,淘几本旧书。每到外地,老陈也必去旧书摊淘书。日积月累,老陈家里的旧书堆积如山。

旧书收藏风刮进小城后,人们开始议论,说老陈家藏有清朝蓝宝斋孤本《镜花缘》、有“文革”时期的“红宝书”……稍懂旧书市场行情的人还进行“权威分析”,说老陈家的旧书,少说也值个百八十万。

百八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!老陈听说后,嘿嘿一笑,道:把我卖了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啊,再说,旧书无价,咋能用钱来衡量!他还很诗意地对人说,他喜欢旧书的味道!

树大招风。老陈收藏旧书的名气连外地人都知道了,外地买家接二连三地来到小城,找老陈谈生意。传说,有个广东大老板

出价一万,想购买老陈收藏的一套1950年出版的小人书;有位大领导派人来,索要老陈收藏的珍品《毛主席语录》……都被老陈拒绝了。

找老陈的人多了,老陈干脆闭门谢客,让那些外地来的大买家经常扑空。不料,老陈的名气更响了。

老陈的旧书多,老陈的名气响,老陈家里日子过得却不宽裕。时间长了,媳妇就和老陈闹离婚,说老陈太死板,她不能“守着金山要饭吃”。离婚时,老陈啥都不要,只带着整整整整的旧书出户,在外租间小屋,在旧书堆里生活。听说老陈媳妇还私藏了几本旧书,出手后,就带着孩子开始过滋润日子了。

某天夜里,老陈租住的小屋突然失火了,屋里的旧书全部化为灰烬,老陈很庆幸地被救出。小城里传得很神奇,说是老陈拒绝卖书给外地买家,有些背景的外地买家派人动手抢夺,然后放火灭迹。

警方始终无法破案,因为唯一的知情人是老陈,而在火灾现场,老陈看着满地灰烬,当时就疯了。

成了真“书疯子”的老陈,整天只嘟囔着两个字:旧书,旧书……

新编故事

MBA的旁听生

□朱宏

原始人贝努努意外地发现了通往文明世界的大门。

贝努努在文明世界闯荡了几年后回到了原始部落,并且带回一件令整个部落轰动的东西。其实,那只不过是文明世界的人司空见惯的自行车。

贝努努骑着自行车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,所到之处,人们争相围观。人们不相信这个只有两个圆圈的东西能够站起来走路。他们怀疑贝努努学到了什么魔法。贝努努因此成了名人。

贝努努成为名人后,就专门搞了一片场地,凡是想看他骑车表演的均要购买门票。尽管门票很便宜,贝努努还是凭着骑车的技艺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。

看到这门手艺能够带来财富,有一些同伴就向贝努努求教“魔法”。族人说,你教会了他们,那就不是你的独门绝技了。贝努努神秘地笑了笑。当然,贝努努传艺不是免费的,每个人都要交纳一定的费用。

在贝努努的传授下,学员们很快学会了骑车。可是学会骑车的学员们根本没车可骑,于是经常借贝努努的车,为此没少耽误贝努努做生意。贝努努因此放弃了表演,贝努努的“眼球经济”时代就这么过去了。

贝努努失踪了。谣言和猜测满天飞舞。

贝努努再一次回到了部落。很快,一个简陋的自行车商店就开张了。早先跟贝努努学艺的学员们很高兴,他们买到了自己的自行车,再也不用向贝努努借车了。而更加高兴的是后来的学员们,因为贝努努开始免费教学了。贝努努的部落以及邻近的部落里学会骑车的人越来越多,因此贝努努卖车的生意异常红火。

凡有利可图的事情总会有人效仿,文明世界如此,原始部落也一样。一些聪明人很快尾随着贝努努找到了通往文明世界的大门,自行车商店从一家发展到了两家,从两家扩充到了五家,导致自行车的利润大幅降低。

贝努努于是不再引人注目。直到某一天,人们才发现很长时间不见贝努努了。大家认为贝努努和自行车有关的生意彻底完蛋了。

再次回到部落时,贝努努只是带回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工具。贝努努告诉人们,车子跑多了会生病,他要为车子开一家“医院”。

贝努努的修车行就此诞生了。“生病”的自行车很快都到贝努努这里求“医”来了。

修车的生意很容易被复制,不久,很多部落都出现了“医院”。

渐渐地,自行车在总量上接近了饱和,况且很多人学会了自己修车,因此跟自行车有关的生意成了部落里最垃圾的生意。

骑车的熟练程度毕竟有所不同,而且骑车还有快慢之分。到底谁骑得更好、更快呢?部落里的人常为此事产生争论和摩擦。有时,发生摩擦的人来找贝努努评理,这一来催生了贝努努的一个想法。

贝努努决定举办一场自行车比赛,看谁骑得更快、更远,他开出的奖金数额在部落中产生了轰动。于是很多人前来报名。

比赛如期举行,选手们的族人也组成了亲友团前来观战,他们让贝努努赢得了大把大把的门票收入。

贝努努一连串的成功,让部落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他们问贝努努从哪里学来的本事。贝努努说,我为一位MBA教授服务过,经常在他们办沙龙时给他们倒茶。